

一部优秀的、别开生面的诗集

——读石英新作《走向天安门》

□迟浩田

我素来认为，让人看懂并给人美感享受的书法，是好书法；同样，让人看懂并让人感动的诗歌是好诗。石英同志的诗，就是这样的好诗。

最近，有幸读了石英同志献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诗集《走向天安门》，竟爱难释手，赞叹不已，久久难以平静。这是近年来我读到的一部优秀又别开生面的诗集。作为一名老军人、老诗歌爱好者，以至几次生发起公开推荐的热切愿望。不熟悉战史、军史、党史是写不出这样的好诗的，而没有共产党人强烈的使命感也是写不出这样的好诗的。我认为这部诗集的突出特点是：

一是形式的创新性。《走向天安门》（以下称“走向”）所表述的是自中国共产党诞生那天起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革命战争，直至天安门前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历史过程。按说采取长篇叙事的形式较为顺茬儿，近年来也涌现出一些记述

历史的叙事长诗。可是石英别出心裁，独具一格地用72首短诗表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只是以时序、事序为线，把这些珍珠般的短诗穿了起来。这样，读起来，是独立成章、各具特色的短诗，而品起来，是互相关联又异彩纷呈的一幅历史画卷，堪称涛涛迭起的一段历史激流。记得鲁迅先生说过：“无以新变，不以代难。”石英的勇于创新收获了“走向”的别开生面。

二是内容的真实性。“走向”记述了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有重量级的19个人物及53件关乎全局的重大事件，几乎全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真人真事，而诗人又是满怀真挚情感去描绘这些人和事的。古人讲：“动人心者，莫先乎情。”渗透真情的真人真事之诗篇，自然会给人以可亲可信可摇撼肺腑的感觉，自然会令读者激动不已。“汾河躲在雪套里/铡刀张着惨白的利口/

对乡亲发出最后的通牒/残冬和阳春两个季节/此刻都绷紧了神经/在铡刀两边对峙……”这是写人们熟知的刘胡兰的。正是人们熟知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下壮烈牺牲，才更为诗人这新鲜而生动的意象所加倍感动。

三是语言的震撼性。诗的艺术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古人讲“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认为是追求思想的凝练、升华和创新。没有思想的语言是苍白的，而浓缩、承载伟大思想的语言，才能惊天地、泣鬼神。比如《遵义的选择》：“今年一月，当我走进小楼/我恍然看见会场里举起的手/每只手仿佛都是参天大树/合起来就是一片森林/这森林覆盖面很大/后来绿化了整个中国。”短短几句，把遵义会议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描述的多么生动、深刻又震撼人心啊！

四是诗人的使命感。这在“走向”的

序言里就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出来。诗人要把共产党员人的“一种矢志不渝的精神、一种大智大勇的品格、一种视死如归的气节、一种克服千难万险去争取胜利的信念，贯穿于全集，构成短诗的精髓”。而这种精神、品格、气质和信念，是当今社会最需要继承和弘扬的。石英深知此情，以一种特殊的使命感确立了这一目标。

也正因此，诗人选择了最能体现上述精神的人和事；也正因此，“走向”的每首诗中，都洋溢着上述精神；还正因此，全诗无不体现出已过古稀之年的石英依然保持着公仆之情怀、军人之气质、党员之责任和诗人的激情。这是最为值得称誉的，也是我最为敬重的品质。正是因为石英的这些优良品质，也才诞生了《走向天安门》这部佳作，给人以勿忘过去、珍惜今天、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的震撼力。所以，我愿向大家推荐这部优秀的诗集。

自觉意识和勇于担当

□杨占平

由运行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安全、稳定的港湾，驶向市场经济的广阔海洋，每个人都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正是在这种考验中，虽然也曾有短暂的不理解、不接受过程，但是只要思想认识转变之后，一种自尊、自立、自强的精神，就会重新塑造国企职工的工作和生活信念。在工人和干部中，真正的市场经济“新人”正呼之欲出，他们是我们社会的中坚，是“民族的脊梁”，他们使当代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得到了新的扩展和丰富。作品中的牛子孺，是作者全力塑造的一号人物，也是最为成功的人物。可以看出，作者对牛子孺的定位是：值得人们信赖的干部，却绝对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他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有时还会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他在生产事故中救救人，也完全是平常人在那种特定情况下都会做的行为。正是这样的描写，使得人物显得丰满可信，很有人情味。牛子孺身边的其他人物，也都性格鲜明，栩栩如生，构成了一幅生龙活虎、立体丰满的人物群像，很好地演绎了小说要表达的深刻主题思想。

长篇小说的成败，除了主题是否深刻、人物是否丰满之外，结构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张新乐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命石》的结构显然是经过反复思考后精心设置的。总体上看，故事是围绕天盘山铜矿破产重组这条主线索逐步向前推进的；但在这条主线索推进的同时，又安排了若干条辅助线索，比如牛子孺的家庭琐事以及与钱四丫的情感纠葛，柳亦松与妻子大芳及妻妹小芳的矛盾冲突等等。这些辅助线索与主线索相互补充，交相发展，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支撑这些线索的故事情节，则是详略得当，该细致描述的决不简化，该简单交代的不拖泥带水。矛盾冲突和悬念一个接一个，最后以牛子孺的死而达到高潮。这种悲剧式结尾，打破了许多作品习惯使用的大团圆结局，给读者的冲击力更强烈、更震撼。此外，作品中很多细节描写，也颇有特点，加强了故事的艺术性，丰富了人物的真实感。

作品永远来源于生活，作家永远是在生活基础上写作的；同时，缺乏想象力和虚构力，却是在难以写出优秀作品来的。这是小说创作中对立统一的规律。张新乐写作《命石》正是遵循这个规律的，因而，他成功了。

诗人普冬在《诗歌的可能性》中这样写道：“现代美学告诉我们自从有了人类，美就开始了它呀呀学语的漫长旅途，从原古人的刀伤疤痕、泥土文身、兽皮裹身，到颈部挂满了贝壳兽齿，头上插满了红黄蓝绿的雅闹风羽，都表明，人是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创造了美，亦即是今天我们所泛指的诗意。”现在，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自觉地把这种“美”转化为“诗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灵光闪烁、斑斓多姿的诗歌世界。他天马行空，随心所欲，自在无碍，沉浸其中，陶然忘我。把这个世界清扫得纤尘不染，如冷杉一样秀雅迷人，凤凰一样热烈奔放。他驾驭万物，随意漂游。诗人的快乐、忧伤和爱在这一个世界里尽情舒展。在《幸福时光》中，诗人所创造的童话世界可以说包罗万象：“我要娶黑烟烟美丽的小女儿/坐在枝叶的另一端，弹钢琴/大堆的菜蔬果儿摆在月光下。轻风与我们恋爱做爱/不提供居民身份证。/不讨论按揭。/也不必为一支歌会不会流行憔悴。”自然的、社会的、人生的、物质的、精神的；宏观的、微观的；抽象的、具体的。无不被诗意的形象所演绎和诠释。

普冬在他的诗歌世界上演着美的传奇。用美感染读者，把美传布于世间。自觉实践着自己的美学思想与追求。他坚持认为：一如既往，真、善与爱，这是令我们每个细胞为之紧张的生命图腾。纵览普冬诗作，俯首皆是美的篇章，篇篇情思流淌，真情回旋，如琴音萦绕心间，如清泉沁人肺腑。《花朵在瞬间凋零》让我们看到爱的泪水在诗行间流淌。“五月的花朵缤纷/爱来随蝴蝶飞翔的”，生命如此灿美，可是地震无情地摧毁了这美好的一切，“那一声地裂天崩！孩子，孩子啊/怎样的黑？/一口吞噬你，美丽太阳”，诗人悲情满怀，对现实发出了深层拷问。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诗人暂时放弃了他唯美的追求，直打现实的门扉，体现了诗人真、善、爱的诗歌主张。

思想的深度使得普冬的诗歌创作清明而倍有分量。评论家张清华认为：普冬重新提倡智性写作，对人类精神文化推崇，让人感动。普冬的诗歌写作的实现方式是对话，他是和思想史、宗教史、艺术史、科学史形成的人类文化的典型符号之间的对话，通过和已有的精神遗产进行理解性、介入性、感悟性的对话来抒发自己的诗意和思想，这是非常有价值含量的写作。

《苏菲花园》是一座幻想中的神秘而美丽的花园，它弥漫温馨、爱意，以及烟霭般挥之不去的孤独寂寞的轻愁。旖旎幻境如梦展开，读者沉浸于妙不可言的朦胧美境之中，不问真与幻，不问前世与今生——“是的，我们需要一座花园/任涧水深绿/在心心溅起花朵/你还坐在桂树下/的夕阳。请鸟儿们檐上/玫瑰的书/让我们秘密飞出蝴蝶/寂寞是月亮的孩子/守着她红摇篮。哼一支歌谣/打量她挂着泪光/各自微笑的孩子/孤独加起来是快乐吗？/夜夜不闭的太阳/铸一柄不老剑。我们/点燃身后的光明吧/我的帐篷挂在幽蓝树梢/让我躺在你幽的海。”对寂寞与孤独普冬并作着自己的诠释：“一棵树的孤独/是一只鸟的寂寞//一群鸟的寂寞/是一座森林的孤独/地貌倒头就睡”（《孤独的树林》）。

《凤凰树》表达了一种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与无可避免的生命忧伤的情感，其间还

孤独并美丽着

□胡彩霞

回眸着浓浓的怀旧愁绪：“有一种美丽叫/凤凰/梦开始那天，多么像忧伤/去了何方？/亲人！/派我在黑夜张望/凤凰凤凰，你常去远方/捎上我家书好吗/要是亲人问，有什么比笑端庄/像一棵树站成故乡。”

普冬的美学追求不仅在诗的情思和意境之中，同样重视诗歌形式美的建构。向中国古典文学学习，向民歌学习，对诗的语言、格式、音韵、标点的运用等方面对形式美做了有益尝试。乃至诗行的排列无不随之情感的高低起伏、轻重缓急，时而整齐划一，时而参差错落，时而长句铺排，时而单字成行，《李商隐》/生命的核心部分——致昌耀》等篇什都是这方面成功的作品。他的诗音韵和谐，朗朗上口，旋律回环，如歌如吟，富于鲜明的节奏感。

普冬诗境的自由跳跃，结构的多重立体交错构造，持续的灵光闪烁，持久的激情支撑和语言驾驭能力，令其诗作散发出瑰丽多彩的光环。如：“冷杉树/戴星星的峨冠/出神地守着/饮水的群山/东边的鸡鸣/亮得像茶树/黄昏是动前/有一只鸟/化名太阳”（《凤凰丹枫》）。诗人对大自然的独特感知，其中物与物之间的隐晦、转化，已经超出一般意义的修辞和表现手法的范畴，而是一种观念和能量的自然转化，包含了诗人对生命的解读。

普冬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神奇想象力和艺术感染力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诗人长期积累、厚积薄发的结果。普冬认为，良善的诗人该是以人文的终极关怀和追求熔入诗意之中，诗歌应当具有救赎与引领的责任。普冬以他的诗歌实践表明着他诗写的担当与重建诗歌精神家园的勇气。

——读**焦祖尧**长篇报告文学**《云帆高挂济沧海》**

□高洪波

焦祖尧摹写东莞的长篇报告文学《云帆高挂济沧海》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读了这样洋洋十多万言后，我不禁掩卷感叹：姜，果真还是老的辣！祖尧行文，是谓意在笔先，张合有致，显示出深厚的功力。

祖尧兄，乃江苏常州人氏，然居晋多年，且系煤炭系统作家出身，故其行文细腻中有吕梁豪迈，温润中兼具热烈气质；他曾担任过山西省作协主席一职，又曾任中国作协第五、六届主席团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跋涉者》，中篇小说集《魔棒》，中短篇小说集《古堡西边》，短篇小说集《故事发生在双沟河边》《春天在榆树堡》《在阳光下》《光的追求》《复苏集》，散文集《那人的履痕和远方》，报告文学集《火·犁·人间和明天》《黄河落天走山西》《大运亨通》《焦祖尧报告文学集》等多种。曾获全国多种小说和报告文学奖项。端的是员文坛宿将。

东莞飞速的发展进步，大家有目共睹。近些年东莞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最典型者，为中国作协提供高档小区住宅三套，可自行支配使用。于是中国作协2003年在东莞东城区建立中国作家创作生活基地，为作家提供生活和创作上的便利。我分别于2003、2004年带领两批知名散文家、诗人到东莞采访采风，收获极多。这本文书中所涉及的风物人情或历史掌故，我都熟识于心，再次看到便如同老友晤面，无比亲切。祖尧同志做事认真，受邀采访东莞之后，到了东莞便一头扎下去，全不顾年迈病弱和生活习惯不同，深入到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街头巷尾等实地采访。整部作品好像一部制作精良的高清纪实电影，他坐在珠江口的威远炮台边，在历史与现代交汇的海风里，给我们讲述东莞30年间的改革变迁、沧海桑田。我们也随着他的目光和脚步，在他娓娓道来的声音里，徜徉在东莞30年的时光中。

《云帆高挂济沧海》真实地记录了东莞改革开放30年的沧桑巨变。在书的引言里，作家就“东莞为什么跑得这么快，变得这么快？”这一问题开始谋篇布局，带着这样的疑问，焦祖尧从教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精心选取采访对象，所写人物来自各行各业五湖四海，有从事建筑业、有从事电器制造、有从事玩具生产，有海归的学子、有关机关工作的公务员、有写诗的打工仔、有热爱收藏国宝的老板等等。他试图从他们身上，寻找和发现东莞为什么发展如此迅速的答案。作家采用了散点透视法，以人物采访为中心，篇篇独立成章，自成一体，但章与章之间、人与人之间又相互关联，不断推演递进。有如清明上河图一般，把数十个主要人物和上百个次要人物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语言非常宽实细密，叙事精确，点染适度，人物形象呼之欲出。书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形象，都是这座城市的缔造者，这其中所蕴藏着的精气神儿，便是这座城市内在的根和魂，便是作者追寻的东莞精神和东莞性格的底蕴。

这部《云帆高挂济沧海》凝结着焦祖尧两年多来在东莞潜心采访写作的心血与汗水，是描写和讴歌东莞人内在精神和美好心灵的难得佳作。祖尧是讲故事的高手，且看：“一穷二白办学为东城教育夯实基础的校长、赤手空拳打天下创造商业传奇故事的企业家、南下自立谋生的打工者、工业化后的本土农民，再到工作效率极高的党政服务团队……一个个性格迥异的人物，跃然纸上，活现环现，如同连环画水上泊梁山上一百单八将，个顶个的好汉。在焦祖尧的精雕细刻之下，这座魅力之域的面部轮廓渐渐立体出来，一幅壮美多姿的东莞当代英雄群像图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云帆高挂济沧海》展现了东莞如火如荼的社会生活风貌，高扬了时代主旋律，彰显了东莞“海纳百川，厚德务实”的城市精神。海纳百川，是东莞改革开放精神的真实写照。东莞以开放的气魄和包容的胸怀，积极开拓进取，探索创新，兼重若轻，从外来文化中吸纳先进东西为我所用，作家在作品中感叹说“挑战命运，敢为天下先，东莞人身上好像都有这种基因”。我注意到书里细节的摹写，生动而细腻，处处见精神。譬如作家在学校采访发现学校里所有的楼房，楼下都没有房间，只有柱子，因为南方雨水多，雨天学生可以在这里活动。老师说“学生娃娃哪天能不跑不跳不喊不叫呢？”这既是教育者们的“厚德”也是“务实”。厚德务实，既是东莞这座城市的人文精髓所在，更是时代精神的重要元素。作品中最后说：“厚德”即遵礼仪、知荣辱、崇道德、恪品行的意思。“务实”体现了东莞人讲实干、干实事、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和生活态度，是东莞人最显著、最具魅力的精神品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优秀的人文传统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就成就了新时期东莞建设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焦祖尧的《直挂云帆济沧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北方作家给东莞这座南方新兴城市的一幅画像，工笔写意兼具，浓妆淡抹总相宜。我以为画得十分了得，形神毕现。

永远的李瑛

□吕进

李瑛还是那么精致。他写蟋蟀：“产后的田野疲倦地睡了/喧闹如雨的秋声已经退去/夜，只剩一个最瘦的音符/执著地留下来”。蟋蟀简直被诗人写活了，形似，神似，以声写形。我们对这“最瘦的音符”可都有体验的。只是，我们说不明，道不清。“人所难言”，诗人易言之，这里面有多大的诗艺功夫啊！

在《过汨罗江怀屈原》中，他写屈原：“瘦得如一棵兰草/只剩一把高翘的胡子”。十六个字，屈原如在眼前。这个“瘦”和蟋蟀的“瘦”不一样。这是和“兰草”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和“高翘”联系在一起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是诗的清洗技巧。只有愚笨的人才用诗去写事物全貌。诗人只是清洗出两三特征，就把描写对象全方位地展现出来。

这部把李瑛新时期的诗集中起来的集子，我一气读完，最强烈的感受是：生命的深刻感和历史的厚重感。生命的河流穿过太多的历史。

一方面，在新时期，当年从军生涯走出来的李瑛，渐入老年。人事沧桑，岁月流逝，繁花凋谢，枯枝落地，诗人在回味与思考中有了大彻大悟。另一方面，在新时期，国家从灾难中走出，血的景象，泪的记忆，冬天远去，春天临近，社会也已经成熟。“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声音”（杜运燮诗）。两个方面的动因，赋予李瑛对世界对人生更加深入的思考，对终极价值更加执著的追问。这就让他在新时期的作品厚重起来，精致中内蕴着厚重。

诗人无论写苦难，写南方，写北方，或是写他晚年特意去的大西北，写故乡和童年，都给人细中有密、轻中藏重的感觉，使得诗更耐读，这是新时期以前的作品所达不到的高度。李瑛有过“欢乐太少、苦难过多的人生”（诗人语）。对人生的深刻体味，对终极价值的关怀，就赋予他以大诗人的气质。

诗集里有不少诗人对既往岁月的回顾，不少暮年的期盼。我读着这些诗行，心里酸酸的，又甜甜的；望着诗人，又望着自己：“一个个今天，瞬间就变成昨天/昨天死在脚下，只有真实的今天在你手里/这就是岁月，我只能把这句话告诉你”。（《这就是岁月》）“绝朴的是美丽的/学会忘记/会使自己快乐”。（《学会忘记》）“如果我不再工作/请忘记我/犹如我消失在黑夜/或只当我没有存在过/一如记忆键将我删除/连生活中的涟漪和泡沫也没有/连影子也没有/我感到幸福”。（《当我再不工作》）强烈的共鸣！对人生的禅悟，对世界的透彻，一切经历了比较长的心灵净化、拔高、升华。

李瑛就是时代的艺术回声，是时代的儿子。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时代，因此时代也永远不会忘记他，哪怕他“再不工作”。

篇幅短小，语句清新，是王满哲理诗鲜明的外部特征。他的诗少则四五句，多则十余行，惜墨如金，每一首都很精短；同时，语句平易、晓畅和清新，从不有意设置阅读障碍，使人易读、易懂、易记。他的诗好像绿草地上朵朵鲜艳的小花，海滩上一个个美丽的海星那般芳香、醒目，惹人喜爱。如：“喜爱绿涛滚动的草原/也别嫌弃沉默的雪地/貌似冷酷的寂静里/孕育着无限的生机”。（《雪地》）“星星/别埋怨幽寂/它忍受着凄冷和黑暗/才使你晶莹闪烁”。（《劝星》）

托物言志，人性关怀，是王满哲理诗的艺术“内核”。哲理诗，是哲学与文学水乳交融的结晶。毫无疑问，它不可避免地同时具有哲理与诗的特质和特征，一方面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即诗是哲理的载体，哲理是诗的内核；另一方面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即哲理诗是哲理化的诗，是诗化的哲理。这样，一首哲理诗在具有诗意的同时，又具有哲理美。而哲理美脱胎于哲学具有望远镜和显微镜功能的母体，往往让人心灵受到震撼，让人思想受到启迪。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这首《重量》是歌颂张志新烈士的诗。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但是却把英雄与苟活者的价值观写得深刻透彻，入木三分。这就是哲理诗言小义大、片言具要的魅力！

毫无疑问，王满的诗也具有这种艺术特征，寓理于诗，托物言志，给人以关怀、提醒和温暖。所不同的只是选材有异，主题不同。在《影子》中，诗人写道：“光环绕我们的时候/你借助光的诚实/形影不跟我行走/一会儿在前头/一会儿在后头/光环消失后/伤逝的小溪/陪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只觉满目秋叶飘悠/不见昔日亲密的你/唉，影子/不是朋友”。这首诗一发表就赢得了关注。我想，这是他人生体验的总结，平凡而朴素的道理，因他独特的感悟而凝成了诗句，道出了人人领会而又说不出的富有哲理韵味之词，让你深思、让你警醒、让你温暖。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贺拉斯的一段话：“诗人的愿望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对于诗人来讲，这既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

诗与哲理的和弦

□于成海

一个很高的标准，但王满做到了。

意象鲜活，韵味浓郁，是王满哲理诗飞翔的翅膀。哲理诗为诗人所青睐，还在于它是诗，在于它具有诗情美、诗意美。哲理诗绝不是简单的比附，不是抽象的说教，也不是“意象+哲理+哲理诗”。哲理诗，应是水与奶粉交融后的一杯馨香的饮料，是诗人把对意象的感触与其所包含的哲理韵味进行反复糅和、精心雕琢而成的一件艺术品。这样，哲理诗既有了哲理意蕴，更具有了飞翔的翅膀，就像空中飘飞的一个个精美的风琴，吸人眼球，让人喜爱。王满的哲理诗，是极具这种艺术特征的。“我不是鱼/却喜爱这幽深的海洋/时常衔一颗星/将思绪点亮/任凭它的梦幻之光/在希望中自由飞翔/哦，让我永不惆怅”。《我爱这幽夜》是一首抒情美、含蓄美和诗意美很浓的哲理诗。诗人借助“鱼”、“海洋”、“星”等富有美感的意象，运用“衔”、“点亮”、“飞翔”等具有动感的词汇，使用比喻、比拟等修辞方法，展开联想，巧妙组合，把思想还原为知觉，把虚体变为实体，使“宁静致远”这个抽象的哲理变得可感可知，让人的审美过程很愉快、惬意。

在《信念》中，诗人写道：“只有那盏灯火/未在心中熄灭/你才会艰难跋涉/夜的沙漠/追寻绿洲飘来的牧歌//这不是太痴/而是执著/因为你坚信/没有哪一处荒僻/脚不能从它的身上踏过”。我们知道，信念对于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作家、诗人都写过它；但是信念又是抽象的，很难写得形象而又生动。对于这样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题目，王满恰到好处地运用哲理诗这一特殊文体，不仅把这一题目写得引人思考、给人启迪，而且诗的韵味很浓，感染力较强，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屠格涅夫说：“对于艺术事业，‘怎么写’这个问题比‘写什么’更为重要。”这就告诉我们，要不断地加强艺术修养，不断地提高写作技巧，才能写出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在这方面，王满无疑是一位走在前面的人。